

sina 新浪读书



腾讯读书



红剑书盟



161600.com

鼎力推荐

职场精品
JINGPINCHANGXIAO

本书已改编成电视剧《麻辣京漂》，现正火热筹拍，敬请期待.....

职场眩爱

长篇小说
zhichang
xuanai
岩波 著

中国华侨出版社

职场中的京漂——**一部关于特殊而庞大的群体**
写给所有离家外出打工人的故事

**一部男版杜拉拉谋生与感情、
金钱与人性交织的故事**

本书介绍了一些打工者的须知，是一部集知识性、娱乐性、艺术性、商业性于一身的作品。





中國華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职场眩爱 / 岩波著. — 北京 : 中国华侨出版社, 2010. 9
ISBN 978 - 7 - 5113 - 0657 - 9

I. ①职… II. ①岩… III. ①长篇小说 - 中国 - 当代 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0) 第 170145 号

· 职场眩爱

著 者 / 岩 波
责任编辑 / 齐敬霞
责任校对 / 高晓华
经 销 / 新华书店
开 本 / 710 × 1000 16 开 印张 / 17 字数 / 233 千
印 刷 / 中国电影出版社印刷厂
版 次 / 2010 年 12 月第 1 版 2010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
书 号 / ISBN 978 - 7 - 5113 - 0657 - 9
定 价 / 30.00 元

中国华侨出版社 北京市朝阳区静安里 26 号 邮 编: 100028

法律顾问: 陈鹰律师事务所

编辑部: (010) 64443056 传真: (010) 64439708

发行部: (010) 64443051

网 址: www.oveaschin.com

E-mail: oveaschin@sina.com



目 录

- 一、北京诱惑 1
- 二、刀子威力 8
- 三、工地猫腻 17
- 四、卷款逃逸 29
- 五、女友怀抱 40
- 六、抱打不平 51
- 七、为谁负伤 60
- 八、无奈寓公 71
- 九、闺蜜矫情 82
- 十、男女同屋 93
- 十一、洒泪分手 105
- 十二、女友巴掌 118
- 十三、未来岳父 131
- 十四、两难选择 144
- 十五、如花梦境 157
- 十六、意外伤害 171
- 十七、老婆翻脸 186
- 十八、拒绝高薪 200
- 十九、鬼精高管 214
- 二十、情人龃龉 227
- 二十一、无耻无敌 241
- 二十二、知向谁边 255

一、
北京诱惑

去北京吗？去北京！

在闹“甲流”的时候，五月初，我下定决心去北京。

其实，一个月前我就乐观地想过，北京大，包容，机会多，看一看那么多人涌向北京，不都安居下来，有的唱出了名成了歌手，有的写出了名成了作家，有的挤进演艺界，顶不济也可以开饭馆或是当伙计……而我在北京还有两个人可以投靠，其实说不上投靠，是能帮点忙。一个是我老姨，另一个是一个女网友。家里的老婆为此和我吵翻了，躲到娘家去，不再关心我的去向。早晨，我首先给老姨拨通了电话。

老姨愤怒道，你有好好的工作不干，当“北漂”？有病？

当然了，我已经从很多渠道知道“北漂”是很苦的。立住脚的固然不少，而苦苦挣扎的却是大多数。可我有我的情况，我告诉老姨，我们单位连续亏损，现在正在重新选头头，几个并无赢利记录的候选人争得不可开交，全然不知职工们的焦灼心理，因为我是秘书还都暗中指使我拉选票，而改善囊中羞涩的状况眼看是猴年马月遥遥无期。怎么办？哥们儿不奉陪了！去北京闯闯看！



长篇小说

职场眩爱
zhichang
xuanaai

老姨道，你趁早打消这个念头！北京不欢迎你！

我说，木已成舟，假都请好了。

老姨问，请的什么假？

我看出老姨其实很是关切，便说是病假，抑郁症，有医院证明。

老姨长叹，天呐，想一出是一出，真是病人！愿来就来吧，反正咱家就两间屋，我和你姨夫住一间，你表妹住了一间，没你的地方。

我说，我租房住。接着，我给女网友拨通了手机。她一听到我的声音就尖叫起来，你要来北京？哇塞！这么说咱们要见面了？世界真小唉！喂喂，哥们儿，你先别见我好吗——我正在减肥，成功以后再见面好吗？对了，北京防“甲流”很厉害，你等等再来吧！

我说，“甲流”就能挡住我吗？你忘了我的大名“北方野狼”。

电话那边呸了一声，说你的小命要紧，谁愿意拦你似的！

我说，“灯火阑珊”（她的网名），你帮我租间房吧，便宜的，劳你大驾。

灯火阑珊说试试吧。

我又马上打开电脑，查出了去北京的火车的车次。

关闭电脑，我一分钟也不想耽搁了，立马收拾行装：换洗的衣服、洗漱用品、几盒方便面，顺便捎上正在读的两本书——南怀瑾的《大学微言》和王小波的《怀疑三部曲》，统统装进旅行箱。又写了一张便条留给老婆，用烟灰缸压在茶几上。内容是：想和好，听便；想离婚，也听便。心说，外面的天地广阔得很，干嘛活这么累呀！

虽然两个纯粹的北京人都向我伸出了拒绝的手，可我分明感受到北京正以前所未有的魅力在召唤我。坐在火车上，听着车轮和铁轨接头有节奏的碾压，初听声声都是，别来，别来，别来，细听则声声换成，你好，你好，你好……我心猿意马，摩拳擦掌！

我刚刚发现，列车上十分冷清，有许多空座。有的人干脆脱了鞋躺倒，空气中弥漫着脚汗和鞋窠的臭气。偶尔有列车员走过，抹一下鼻

子。是因为甲流吗？我可是知道去北京的列车从没这样过，历来是拥挤不堪的。

我到车厢交接处去通风，宁可站着。熬过了两个小时，北京到了。我拉着旅行箱出了站台，火热而耀眼的阳光扑面而来。我朝站前广场扫视一眼，只有三三两两的农民工扛着巨大的尼龙编织袋在聚拢。往日熙熙攘攘、人头攒动的景象杳无踪影。

老姨住在朝阳区南三环以外，不管怎么说，我的第一站应该是老姨家。按照老姨的指示，我出了站前广场上天桥到马路对面，坐公交直奔南三环而去。公交车上也没多少人。仅有的三五个人还都戴着口罩。这时，坐在身后的一个年轻人凑到我耳边隔着口罩问：要“毛片”吗？

我估计就是日本 A 片之类，烂得很，对我这个曾经沧海的人没吸引力。我说，谢谢，没兴趣。他又说，《废都》足本，要吗？我问，怎么个“足”法？他说，就是原来书里的空格填满了。

这我还真没听说过，难道贾平凹把“此处删去 XX 字”重新填词了？要么就是有人狗尾续貂了？不知作者是如何“无中生有”的。我不想继续拒绝，就给他一个面子，道，我只要正版的。小伙子一听哧哧笑了：我一看你就是刚来的北漂。这种书哪有正版？哥们儿，你哪下车？

我问，干嘛？

他说，你跟我走一趟，上我那儿看看，跟我干，倒书也赚钱。

我说，你是老北京？

他说，没错，来了五六年了。想当初我刚到北京，走投无路，一个小贩引我走上卖书之路。

我看到他的牙齿黯黄，就说，你是山西人？

他说，哪里，陕西。

看看天黑前去老姨家还来得及，我就说，我跟你走吧。心说，你敢坑我，我就跟你玩命。我把腰上的水果刀摘下来，放进裤兜。

他带着我下了公交上地铁，坐到东直门，出地铁绕了个弯，又倒



915 坐上公交。时间很长，我不觉心里发毛。开始仔细打量对方，见他瘦小枯干，心说，哥们，你恐怕不是我的对手！

我跟着他在一片茂密的树林边的车站下了车，他要帮我拉旅行箱，我警惕地攥紧拉手说不用。我环顾左右，问他这是哪里。他干咳一声，把一口黏痰射向一棵树，说是顺义。啊，到了京郊？

北京的郊区绿化很好，马路边和甬道两侧栽满小叶杨，绿树成荫。燥热中倒有几分舒适。眼前豁然开朗，是一片新落成的小区。方便的公交把近郊和市区连成一片，这里的房价恐怕比市里低不了多少。

到了！他在小区内一家“兰州拉面馆”前停了脚步。说，我姓蔡，叫蔡瓜，这个馆子是我和老乡合租的。你呢？我顺口道，也姓蔡，蔡刀——你把书存在拉面馆？蔡瓜嘿嘿笑着领我往里走。店堂很窄，仅有两张条桌，一个光着膀子、脖子上搭条毛巾的家伙横眉立目地过来开门。说，老瓜，有买卖？我把手伸向裤兜，抓住刀子。心说，敢动粗，先办你。蔡瓜忙说，看货。

蔡瓜领我到后院看货，我只得把旅行箱放在堂屋。好在箱里没有值钱东西。后院挺大，用玻璃钢瓦楞板搭了顶棚。墙脚堆了好大一堆打着包装的书。我说，全是盗版？蔡瓜道，嗨，哥们儿，不许提“盗版”两字，明白吗？这是行规。只管拿眼看就是！

我装做内行，不客气地拆了一包，抽出一本，看装帧，与正版无异。便放回去。蔡瓜道，放心了？你别看码洋大，有商量的。我掏出烟来，弹给他一支，心里盘算着是否合伙，如果不合伙怎么脱身。

我说，如果我给你打工……

蔡瓜道，简单，先试工，试工期俩月，俩月中没工钱。

我说，哥们儿，够黑呀你。试工合格呢？

蔡瓜嘿嘿笑起来，保底工资四百，其余拿提成。

我没问怎么试工。那肯定要卖出多少书才算。我说，哥们儿，我不敢来。他说，怕什么？我说我怕取而代之抢了你的买卖。蔡瓜又嘿嘿笑

起来，说，你是冷面幽默，你知道我有多少存款吗？你知道书行水有多深吗？

我得给蔡瓜留有希望，说，我如果入伙，得筹一笔钱，作为股份加入。你说多少钱合适？蔡瓜道，可以商量，一两万不嫌少，十万二十万不嫌多。顺手递给我一张皱巴巴的名片，又说，中午饭还没吃呐，陪我吃碗拉面？我也正饿，饥肠辘辘呢，便说好的。

在拉面馆里吃碗拉面，自然便当得很。我先寻了一头大蒜，不相信那个横眉立目家伙的卫生。面条又热碱味又大。吃完我从衣兜掏出一把散票——我这人向来不带钱包，择出三块钱递给那个横眉立目的家伙。他却不接，只是瞟着蔡瓜。蔡瓜便说，见面是朋友，算我请客。我心说三块钱请客也太便宜了你，老子不欠你的。我硬塞给蔡瓜，他扭扭捏捏接了两块还我一块。瞧他那小心翼翼往兜里装钱的样子，让我想起他在公交上兜售毛片，像有实力的人吗？

见我要走，蔡瓜拦住说，你开的那包书必须买走，这是规矩。看来麻烦来了，想要赖又不是我的性格，我急中生智道，早说啊你——我给你粘上就是了。蔡瓜道，说得容易，拿什么粘？恢复不了原样我可不干！我说，你等着。我来到堂屋，拉过旅行箱打开，变戏法一样找出胶棒，回到后院，三两下就粘好，恢复了原样（我拆包的时候是按折印启开的，包装纸没有任何损坏。这种手法机关里干秘书的都会）。

蔡瓜一直跟在我身后，深陷的眼窝里两眼滴溜乱转。他没有话说，眼看着我拉起旅行箱徜徉而去。

按原路回到老姨家，天已大黑。

老姨夫在区政府工作，回家晚，我就先帮着老姨做饭。老姨说，你胆也忒大了，根本不认识，竟然跑这么远去搭讪，有个好歹怎么办？我说，说不定找个活哩。老姨说，早晨接了你的电话，你姨夫就当回事了，说今天就帮你打听打工的事。我说，你不是不欢迎我吗？老姨说，你既然下了决心，我们只能奉陪了！



长篇小说

职场眩晕爱

饭菜上桌的时候，老姨夫和表妹相继进家。老姨夫当胸给我一拳，说，马林，你小子没事找事！我冲他呲牙，说，您哪知道，我现在是罗锅子上山，前（钱）紧啦！我顺手接过表妹拎来的啤酒。

他们二人同时进了盥洗室，一个洗手一个“卸妆”，我堵在门口说，北京公交真方便，我没进家就先逛了一趟顺义。老姨夫说，现在时间对于你很紧迫，可别闲逛了。表妹说，哥，读万卷书还要行万里路，先泡两天再说。老姨夫道，瞎说，待我说出实情，就知道时间多宝贵了！

大家都落了座，我给每人都斟满啤酒，老姨夫兀自喝了一口，说，我今天给建委的朋友打了电话——现在北京各区都在搞基建，找个合适的工作相对容易些。正巧有个公司建别墅小区，工地就在你说的顺义。我问，什么活？老姨夫道，库管员。我说，管仓库？我不干。老姨夫道，你先别说不干，人家告诉我这个位置现在起码四个人在争，两个学材料的，一个学土建的，就你是学文科的，最没有竞争力，你还牛？

老姨给我夹菜，问，没有更合适的工作吗？能和马林专业对口最好。

老姨夫道，没那么容易，我又不是市长！

表妹说，学文科的干什么无所谓，只要能观察社会体验生活，有利于写作就行，人家米兰·昆德拉就干过库管员。

我说，你是不是特想当作家？表妹说，你什么意思？我说，你怎么老拿我跟大人物比啊。老姨夫说，这样吧，你先干着，骑马找马。怎么样？我说可以。老姨夫说，大后天考试，这两天你得在家学记账。我说，好办，手到擒来。

老姨是企业会计，忙说，没这么简单，处理账目跟出纳差不多，在培训班上，至少是一周的课程。我说，那可糟了，老都老了还得补习小学课程，四则运算是我弱项。表妹喝着啤酒“噗”一声笑呛出来。老姨喊道，嗨，你这孩子怎么往桌上喷啊？表妹更加控制不住，眼泪直往外涌，忙往盥洗室跑。老姨夫揶揄说，找机会我给你介绍葛优、冯小刚

他们认识认识。我接茬道，说定了，我正追他们星呐！老姨夫道，老实干你的库管员去吧！

从这天晚上开始，老姨给我补习财会知识，准确说是财会知识的一部分，只是原理接近。库管员记账程序为：1. 进料，验货，填入库单；2. 登账，先登明细账，再登分类账，结存时算好均价；3. 出料，清点，填出库单；4. 出料后的销账，先销明细账，再销分类账；5. 在明细账和分类账上分别作本月合计，以往累计；6. 出盘库表，先分大项，再分明细。

当然，教科书上不是这么说的，我之所以这么记，是为便于操作，对老姨的讲解进行了归纳。别人能不能看懂我不知道，反正对我挺实用。这些东西不算复杂，但如果没接触过，考试时肯定连边都不沾。

这两天，老姨就安顿我睡在客厅的长沙发上。晚上作练习的时候，老姨两口子躲出去遛弯，表妹就抓机会捣乱，接二连三地拿玩具砍我。老姨回来后问我，你作题怎么这么慢呢？我说，早晨豆腐脑喝多了。老姨正疑惑不解，突然看到我身后的小熊、小猴堆了一堆，便进了表妹房间，顷刻就传出咯咯咯的笑声。闹归闹，一周的课程我两天已经胸有成竹。

考试的时候，那三个哥们儿一本正经在那里写，有的下笔千言离题万里，有的搓手抽烟挠头皮，总之是不得要领。在他们一致的抱怨声中，我轻松胜出。

那天考完试老板找我谈话，说对我印象不错，希望合作愉快，还和我握了手，使我产生错觉，以为老板很好说话。其实错了。

二、 刀子威力

三个落选的哥们儿没有立即就走，他们坐在公司楼下的前厅长椅上长时间合计，想说服老板留下他们，干别的也行。殷切之情溢于言表。我在机关的时候从资料上看到过一个数字，说是近年全国有上百万应届大学毕业生找不到工作，或者说，找不到合适的工作。看见这三个人恋恋不舍的样子，我那初战告捷的兴奋立即烟消云散，便过去发烟、搭讪。不想，三个人却并不买账，不仅拒绝接烟，还一下子与我保持了两米开外的距离。仿佛已经看透我就是造成他们落选的罪魁祸首。

这时灯火阑珊打来手机，说野狼听好，房子给你看了三处——宽街，地下室8平米，300；望京，地下室10平米，320；二外对过，地下室12平米，350；厨卫公用，想看电视另租。

我说，怎么都是地下室啊，你想捂臭豆腐？

灯火阑珊回击道，野狼你别老外，冬暖夏凉！再说了，刚来的北漂哪有住好房子的？

我说，我找的单位工地在顺义，你帮我选一处吧。她说，那就二外，我立马跟人家敲定，挂了！人如其文。从网上很闹的文风我就断



长篇小说

职场
眩
爱

定，灯火阑珊有点疯癫却很厉害。果然。

刚收了电话，老板表情冷漠地走了过来。

你们三位怎么还没走？不是都留下电话了吗？如果再需要人我会找你们的，去吧去吧！

那三个哥们儿很尴尬地陪着笑脸，像欠了老板什么。却又木讷着没人开口。我有点怀疑他们的谋生能力，心里替他们着急，便插嘴说，他们的专业倒是对口的。老板脸拉得长长的道，这里没你的事。你过来，我跟你说几句话。把我叫进一间办公室，又支走屋里的人。然后换了笑脸说，小马，明天有车去工地，你带好行李跟着去。那边统一租了房子。注意，你的任务除了管库还要盯人，重点是材料员小余，我总感觉他的进料价格有猫腻。下月我听你的汇报，去吧。

初来乍到就做沈醉当军统？是老板看重，还是试探？天知道！眼下我必须先把工地有房子的事告诉灯火阑珊。我急忙给她打手机，可是左打右打打不进，直急我一头热汗。索性不打了。静候。这时，我的手机反倒响起来了，一接，是灯火阑珊。我不等她说话，先告诉她工地有房子，不租了。她气愤道，早说呀！我刚跟人家讨价还价一个溜够，好不容易抹了零头，你却不要了！要我啊！

我急忙逃离公司，到马路对面去对着手机说好话。最后灯火阑珊说，我正告你野狼，你初到北京就给我留下不良印象，罚你半年不准跟我通电话！我说你这人怎么不理解人呐，这可不像你啊……不等我说完，电话早挂了。我直起脖子冲着天“啊……”大喊一声。一低头，公司门口三个哥们正观赏怪物一样看着我。我的脸一下子热到耳根。这样也好，见我闹心他们可能平衡些。

晚上，我收拾行装，老姨嘱咐说，在家靠父母，出门靠朋友，工作中不要横冲直撞，要注意为人。表妹插话说，我哥才会为人哩，我从他的手机留言发现，他刚到北京就和一妞挂上了。我说，别瞎说。今天老板交我任务让我盯人，怕有猫腻。老姨在企业待了多年，深解其中三昧，解释说，肯定是对采购不放心。不过，你要注意分寸，能不得罪人



长篇小说

职场
眩晕
爱

最好。老姨夫过来问，马林啊，这两天怎么没听你提媳妇的事啊？我说，她反对我出来。表妹又插话，我强烈表示怀疑！

老姨夫说，媳妇都拴不住，一方面说明你的决心大，另方面说明你们俩有了矛盾，甚至矛盾还挺深，这时候第三者最容易插足。老姨说，咱家马林可不是那种人！表妹大声疾呼，妈，您可低估我哥了！

为澄清事实，我交待了面临断交的灯火阑珊。老姨问，长什么样？干嘛的？我说，怎么，把她领家来看看？老姨夫不满老姨道，问这干嘛？这种关系不能发展，防微杜渐啊！

工地被铁丝网临时圈了起来。汽车进入工地先要经过门卫，这时，戴了口罩的门卫截住汽车用喷雾器往底盘和车轮子上打药。瞧门卫那认真劲，让人感到“甲流”事态严重。司机说，这个门卫是因为脚上出了工伤才临时当了门卫。我说，都工伤了还不让歇着？

来工地的路上我没少给司机点烟，司机对我有了些好感，透露说，谭头儿用人狠着呢。我问，谭头儿是谁？司机说，工地上咱们的工长，谭工。又说，马工，你以后要是用车，找我。

——工地上把管理人员都叫“工”，工程师的意思吧。可是，我又想，用车不找主管，直接找司机？把我往沟里领？

谭头儿，让我想到了街上的“谭鱼头火锅城”。一见面，我差点没笑出声，谭头儿头颅硕大，上尖下宽，真是引人联想。一刹那间我把笑声转换成毕恭毕敬的“谭工，你好”。谭头儿也莫名其妙地随之一笑。握手。我因为心有旁骛，显得不如谭头儿攥的有力。

谭头儿说，你今天就算报到了。先把行李放宿舍去，然后去照相，找小区派出所办四证（外来人员健康证、暂住证、培训证、就业证），下午下班前和小余交接。我刚想说，时间排这么紧得用车，谭头儿却又说，司机呢，你开车跟着马工跑跑。

宿舍租的是工地斜对过一个小区的一个两室，住满了工地七个管理和技术人员，大间住三个，小间两个，客厅两个。几个房间面积都不算

大，于是司机帮我拉来单人床以后没处安放。我这人就爱突发奇想，感觉厨房是个好地方。面积虽小却可以享受单间。就是洗菜盆下水孔和地漏往上返臭气。

司机说，不行，这屋地沟味太臭。

我说，有办法。我找来废报纸，团成球塞住下水孔，又从旅行箱里找出透明胶带，把两个出气孔粘个严严实实。司机问，再用地漏怎么办？我说，活人还能让尿憋死，抠！铺床的时候，看到被褥、蚊帐都是老姨家从未用过的新东西，我都有点过意不去，就我这脏劲？

照相是在顺义县城照的快相，立等可取那种。然后回小区找派出所办证。主管人只是问了问“没有传染病吧”便了事。而我，略微有点胖，只要不往酒囊饭袋上想，人们都会认为健康。下班前我真的赶回工地来了。司机带我顺便看了看施工现场，两台巨大的挖掘机正在做基础刨槽，大坑深深的。司机说，咱们公司的任务是盖“会所”，带地下室那种。

工地物资部那屋小余正抽着烟等着交接。

这就是老板让我盯住的小余？从那一张团团的娃娃脸看，还分明是个孩子。可能是先入为主的缘故吧，这张娃娃脸却让我很不受用——8：20的眼睛、大嘴叉子、扇风耳。互相介绍以后，小余用一口东北腔说，自打一听说新库管要来，我立马就把账整好了。说着啪的一声，把一摞账本堆在我面前。我随手翻了翻，又盯住其中一页细看，发现驴唇不对马嘴。我问，你什么专业？

小余很敏感，立即说，我是学材料的，哪干过这个？我这些日子是代管，真正的库管员来了我立马交差。我说，明天细看吧，该下班了。

走到工地大门的时候，看到门卫正拦住一个中年妇女问话，中年妇女手里拎了一个鼓囊囊的兜子，直往身后藏。见我过来门卫问我物资部有没有叫小余的？

我问，谁找小余？

中年妇女说，我，他跟我定的这个时间。

我问，什么事？她说，小余租材料。我禁不住又问，什么材料？她说钢管和模板。我问，真的？她说，我还骗你不成？我说，门卫，让她进去吧。心说，小余，劝你好自为之。

我是不是错了？

晚上，小余是被那中年妇女送回来的。当时客厅里有人在看电视，有人在打扑克，我在“单间”里想读一段《大学微言》，却被吵得静不下心，便也来到客厅，负责土建的袁工、水电的郑工、预算的张工和谭头儿四个人打“升级”为了记花账闹将起来，谭头儿翻脸了要掀桌子。正在这时，小余回来了。他脸色愁苦、烦难，让那中年妇女架着，半依在人家怀里，看上去就像一对母子。我想起了雪村的歌《出门在外》，感到大家来北京打工谋生都很不易，心一软便过去搀扶小余。中年妇女借势说，刚在小区保健站看的，打了一针，钱是我垫的。

看来小余口袋里没钱。我便说，我先给你吧。就掏口袋。中年妇女说，五十三，打的“庆大”。我说打一针“庆大”就五十三？忒贵了吧？小区保健站这么黑？中年妇女说，还有吃的药呢。我心说这俩人如果有猫腻就不会在乎三十五十的，看来他们之间应该没有故事。

中年妇女离去的时候说了一句“哈，蛋疼！”便在小余后脑勺掴了一掌，啪的一声。像妈妈打儿子，透着亲昵和戏谑，小余便忘记身边的一群大老爷们，竟傻乎乎憨然一笑做为回敬。

——关于垫钱，一年里发生七八次。虽然每次都不多，但借钱要还是天底下最普通的道理，小余却装聋作哑，绝口不提还钱的事，因为不多，还真没法张嘴要，显得太小气。这是后话。

小余对我说，中年妇女姓高，是小区里一家贸易公司的经理。原来这里是一片农田，被开发商买下来以后盖成小区，农民们都分到了一笔钱，这时顺义县改成顺义区，这里的农民就摇身一变成了北京市民。而高大姐拿这笔钱又在小区买了房，还买了车，做起贸易和中介，大大方方当起经理来。几年时间高经理就发展壮大，给丈夫和儿子也买了



长篇小说

职场
眩晕
爱

车，一水捷达，跟着跑业务。小余羡慕的要死，说着话喷出口水来。是啊，谁知哪块云彩有雨！

晚上一过十一点，大家就都陆续睡去，因为转天还有繁重的工作任务。谭头儿可能扑克打痛快了，发出的鼾声格外响亮，是“呼——啊、啊、啊”这种声音，像在说话（不知哪里举办打鼾大赛，谭头儿去了准能拿个特别奖），他睡在小间，与我隔壁，竟吵得我无法入眠，本来我这人就择席。在老姨家的时候，我每天顶多睡半宿。我又爬起来掀亮电灯读书，企望催眠。按顺序我要读的是第五十三段，《四书、五经和中国文化》，巧不巧，正是我垫钱的数字。不觉暗笑。书中说，从古至今，西洋欧美文化和精神文明都是以基督教为主流，而中国文化和精神文明的主流则以四书、五经为中心。当然，现在都在蜕变……我正有些睡意——有点对不住南大师，我一看严肃文章就犯困，突然，隔壁响起手机的彩铃声，一个尖细的少女在叫：老板，请接电话！老板，请接电话！谭头儿在睡梦中惊醒，抓起手机问，你好——哪位——我是——什么，出事了？伤的重不重？啊？……

我没有犹豫，急忙蹬上裤子，披上衣服来到隔壁。谭头儿说，你没睡？正好你跟我到工地去一趟！我问怎么了？谭头儿说，坑壁坍塌，把打钻探的民工砸了。谭头儿一边说，一边到客厅叫起了酣睡的司机。可能常常遇事，所以司机起床什么都不问，披了衣服就跟着走。下楼就把车发动起来。

工地上高挑的水银灯雪亮耀眼，四方的大坑里一塌糊涂，一群民工已经扒出被砸昏的伤者，抬到地面上，往嘴里喂水，唤着名字。有人说，前几天下雨下的，土质松软造成坑壁坍塌。谭头儿挤进入群，蹲下来抓起伤者手腕，感受伤者脉搏。然后说，马工，立马送顺义医院！帮帮忙帮帮忙！傻逼啊你们！伤者立即被七手八脚抬上车，谭头儿把一个皮手包塞到我的手里，我会意，里边可能是钱。另一个民工跟着上了车，抱住伤者。

司机对顺义医院很熟，走了最近的路。伤者开始断断续续发出呻